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二十四

宋　嚴粲　撰

魚藻之什　小雅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鎬豪之上濁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止刺幽王後序因詩有在鎬之文遂云思武王耳

魚在在藻箋曰藻水草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補傳曰水必淺涸然後魚在藻間此乃魚窘迫之狀喻民處亂世其蹙迫恐懼亦若魚之在藻也○藻解見采蘋有頒其首頒音焚○傳曰頒大首貌○補傳曰首大而尾長乃魚之瘠者王在在鎬今曰王幽王也豈樂飲酒豈樂音愷洛○箋曰豈亦樂也

興也水深則魚樂所謂躍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魚何在乎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頒然之大首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也幽王何在乎在鎬京豈樂而飲酒民安而後君安今民失

其所而王獨樂其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音詵○傳曰莘長貌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潛魚願深渺今既露其首復驚逝而露其莘然之長尾益在淺水之處故逃竄窘迫首尾俱見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補傳曰蒲生於岸始依此以匿其形耳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那音儺○箋曰那安貌

藻猶在水之中蒲生近岸則水又淺矣愈更窘促也

幽王在鎬安然以居不知危亡之將至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音叔 朝音潮 數音朔 疏曰周本紀云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冦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而無冦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繒音晴國名也

采菽采菽箋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菽解見小宛筐之筥之筐音匡筥音舉○筐

筥解見采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予音與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乘去聲○䟽曰賜同姓以金路異姓象路○解見韓弈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傳曰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卷音捲○箋曰玄衣而畫以卷龍也○䟽曰龍首卷然謂之袞袞則畫之黼則刺之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司服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鷩音鱉毳尺鋭反蜼位柚壘三音○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詩記曰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

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衮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王饗諸侯以太牢其鉶羮之芼牛則以藿藿菽豆之葉也言采菽葉而盛之筐筥知用太牢之盛禮以饗諸侯也饗則有車馬衣服之賜以為宥故言此諸侯之來朝也有何物以錫予之雖無以予之尚與之以路車及駟馬有車馬以賜之而言無予之葢其意猶以為薄也車馬之外又有何物予之又以玄衣畫龍之衮及刺斧之黼裳好之之意無已也衮黼上公之

服舉尊者言之古者懷諸侯之道如此而今不然也

觱沸檻泉觱沸音必弗檻銜之上濁○傳曰觱沸泉出貌○釋水曰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言采其芹音勤○箋曰周禮芹菹鴈醢○釋草曰芹楚葵○郭璞曰今水中芹菜○山陰陸氏曰一名水英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葷之美故列子以為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蜇音浙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音譬徐音沸○傳曰淠淠動也鸞聲嘒嘒音諱○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載驂載駟四驂七南反駟音四○蘇氏曰既駕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君子所屆長樂劉氏曰屆至也

觱沸然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為饗諸侯之葅也諸侯來朝之時觀其旂旐則淠淠然動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細言雍容中節也見其驂駟之馬是諸侯來朝而至也

赤芾在股芾音弗股音古傳曰諸侯赤芾邪福○赤芾詳解見曹侯人朱芾解見采芑○箋曰脛本曰股邪幅在下幅今音逼舊音福○今考內則幅及桓二年左傳帶裳幅舄幅偪字異皆音逼○箋曰邪幅如今行縢也幅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疏曰縢緘也言行而緘束之朱氏曰交際也○彼交匪紓傳曰紓緩也天子所予樂只君子樂只音洛止天子命之樂

只君子福祿申之

諸侯來朝服其赤芾而在股又著邪幅偪束其脛而在下彼交際於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天子由是賜予之樂哉此諸侯天子之所錫命而福祿之所申重也

維柞之枝柞音鑿○曰柞櫟也即唐鴇羽所謂栩也解見鴇羽○曹氏曰柞堅忍之木其新葉將生故葉乃落蓋附著之甚固也其葉蓬蓬傳曰蓬蓬盛貌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殿顛之去聲傳曰殿鎮也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解見蓼蕭平平左右平音

騈○傳曰平平辯治也○疏曰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亦作辯章則平辯義通○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

是率從

興也柞有枝枝有葉蓬蓬然盛葉以芘枝枝以衛榦枝葉相承而根本堅固喻諸侯及其臣上下相承以衛天子而國家乂安也故曰樂哉此諸侯能鎮天子之邦也樂哉此諸侯均受其福其左右之臣亦皆平辯治相率以從王命也長樂劉氏曰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

而益朝廷之固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縭音弗离○傳曰紼繂也纚緌也繂音律○疏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云繂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繂亦作繂○郭璞曰緌繫也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葵音逵○傳曰葵揆也○疏曰天子之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膍音毗○傳曰膍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傳曰戾至也

興也楊舟浮於水上汎汎然無所定舟人以紼而纚維之喻諸侯離合不常天子以恩禮維持之也樂哉

此諸侯天子能揆度其親疎隆殺之宜而錫予之序所謂錫命以禮也又厚之以福禄宜其優游自得而戾止於天子之庭矣何幽王之不然也○左傳云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如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穀音角馬三疋君子以為非禮又以鞶鑑賜鄭遂失鄭伯之心皆是不能揆度其宜也事見莊十八年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解見王葛藟而好讒佞好去聲

骨肉相怨 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今曰西漢燕刺王旦傳云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刺音辣 故作是詩也 詩記曰前漢書杜鄴云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此詩皆言王無恩於骨肉骨肉怨之欲王厚親親之恩以消平之也

騂騂角弓 騂息營反韻作觲○傳曰騂騂調和也 翩其反矣 翩音篇○朱氏曰翩反貌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箋曰胥相也

興也騂騂然調利之角弓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

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喻親族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今王疎遠親族親族之心皆離猶弓之弛翩然而反矣王於兄弟同姓之親昏姻異姓之親不宜相疎遠如是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今曰民猶人也指族人也詩書稱先民皆訓人○箋曰胥皆也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爾幽王疎遠親族之人不以骨肉為念則親族之人亦皆自相疎遠矣由此爾實教之以偷薄故人皆視

傚之也

此令兄弟令去聲○箋曰令善也綽綽有裕綽處若反裕音諭○傳曰綽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音愈○傳曰瘉病也

王無恩於親族親族之中有令善者固綽綽然寬裕不以介意其不善者則相與怨讟而為患矣

民之無良箋曰良善也相怨一方朱氏曰彼一方也○錢氏曰一方猶一隅也受爵不讓錢氏曰酒爵也至于已斯亡今曰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是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不能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欲王闊略兄弟之小過也相怨一方即序所謂骨肉相怨也

老馬反為駒解見漢廣不顧其後如食宜饇食音嗣饇於之去○傳曰饇飽也如酌孔取

兄弟小過讒人乘間而入遂指老馬為駒顛倒是非不顧忌其後矣讒言無實久則自敗而小人不恤也小人肆為讒間如食者但欲飽飫酌者但知多取豈復更有斟酌言不顧親疎輕重之義也

毋教猱升木毋音無猱奴刀反〇箋曰毋禁辭〇陸璣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猿玃厥縛反音玃今曰柳子厚憎王孫文云猨之德静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囂猱即王孫也杜詩覓胡孫是也如塗塗附傳曰塗泥也附著也君子有徽猷傳曰徽美也〇箋曰猷道也小人與屬音屬〇箋曰連屬也

讒人為惡如獼猴升木本自能之無所事教王令又信任之是教獼猴升木也骨肉以小嫌得罪而又使讒人交鬬之如塗泥又以塗塗泥附著之則相與為一牢不可破矣君子如用美道則小人皆連屬而相親況骨肉乎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雨音諭瀌音標從韻晛年之去○疏曰瀌瀌雪盛貌傳曰晛日氣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曰遺讀曰隨婁音屢○今曰居如居之不疑之居解見下篇居以凶矜○詩記曰屢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王既信讒則兄弟之間遂成疑忌如雨雪瀌瀌而盛陰氣凝積也雪雖盛纔見日氣則消融非難去也喻兄弟一見王有恩意則疑怨皆釋然矣柰王莫肯以恩下及骨肉數數驕慢居之不疑言無遷改也

雨雪浮浮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　見晛曰流傳曰流而去也　如蠻如髦音舊毛當音謀○傳曰蠻南蠻也○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云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　我是用憂

王親骨肉如夷狄然是無可同之意我是用憂之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 菀音鬱 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 去聲 諸侯皆不欲朝 音潮下同 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 傳曰菀茂本也 不尚息焉 箋曰尚庶幾也 上帝甚蹈 音悼○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王傳曰蹈動也○曹氏曰蹀動之貌 無自暱焉 傳曰暱近也 俾予靖之 歐陽氏曰靖安也 後予極焉 傳曰極至也

興也諸侯之欲朝者言有同儕告之曰有菀然茂盛之柳行道之人豈不庶幾就之而止息乎猶王者有

比下之德諸侯豈不欲依歸之以求比乎今王方肆暴虐甚躁動而不常無往暱近之以自取禍遂使我且安靖以待其改然後至周以朝益教以避禍之計也上帝斥王也諸侯之欲朝者聞人言而遂止則皆不朝矣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愒音棄韻亦作憩○傳曰愒息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瘵音再鄭音際○傳曰瘵病也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李氏曰邁往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傅音附○鄭氏曰傅至也彼人之心補傳曰彼人乃諸侯

自指其同列也于何其臻箋曰臻至也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此諸侯見同儕教以避禍遂言鳥則能高飛至天不在人間彼亦入耳而教我不朝其心欲何所至乎歎人心無所繫屬其咎有在矣故又歎言爾何為使我靖以待之乎王方自居以凶暴驕矜不肯遷改也詩記曰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云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長音掌從容有常從七容反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復扶又反

彼都人士朱氏曰王都也○今曰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狐裘黃黃疏曰禮記緇衣引此詩註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詩記曰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註云君子士大夫也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褎亦作袖綃音消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朱氏曰章文章也行歸于周行去聲萬民所望音亡

一章述古之長民者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也彼指古人稱彼以形此也京師首善之地四方所視傚此詩又周人所作故述王都之俗士謂男子也言古者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則衣狐裘黄黄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其德行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士若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士大夫則下章臺笠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

稱凡詩中以士對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媚其婦維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緇音資撮七活反○曰臺莎草也解見南山有臺○傳曰緇撮緇布冠也○箋曰緇布冠儉且節也○疏曰撮是小持其髻而已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以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

彼君子女疏曰都人有君子之德者其家之女

綢直如髮綢音籌○釋文曰綢繆也○錢氏曰言其髮美○解順新語曰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為高髻之類

我不見兮我心不説音悦

二章述王都之民俗序所謂民德歸壹也言古者都人之男子其賤者以臺草為笠以緇布為冠撮持其髪謂之緇撮見儉素也彼君子家之女其為髻密而直如其本髪亦儉素也密是其髪生之密直亦髪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髪性之直故曰密直如髪疾時奢淫故我不見如此之風俗我心思之而憂也解頥新語曰説者以綢直如髪為女子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髪之本末無隆殺頗為穿鑿且女子性情操行豈外人所

能知下章卷髮如蠆髮則有旗則不能為說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以一為比二為賦可乎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音秀○解見衛淇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音姞毛如字○箋曰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疏日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云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鄭右癸云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朝如字○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苑音允徐音鬱○箋曰苑猶屈也積也

塡以琇為之塞實其耳此及下章皆指男子之貴者

尹氏姞氏有禮法之家也人見此都人之女皆謂之尹姞氏之女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傳曰厲帶之垂者○疏曰垂帶之貌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卷音權蠆敕邁反○釋文曰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蝎○箋曰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螫音釋揵音虔舉也○疏曰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箋曰邁行也男子之帶垂而為厲女之髮末卷曲如蠆之尾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行邁也

匪伊垂之箋曰伊辭也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傳曰旟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曰盱病也

士非故欲垂此帶自有餘而垂也女非故欲卷曲此髮髮自旟揚也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我不見此人云何乎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李氏曰序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也非是刺怨曠者也時多征役久勞于外其所以怨曠也

終朝采綠傳曰自旦及食時為終朝○曰綠木賊也○釋草曰菉王芻○箋曰易得之菜也○郭璞曰蓐也蓐音辱○陸璣曰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如草其草澀礪可以洗攪笏及盤枕利於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士人謂為綠竹不盈一匊音菊○傳曰兩手曰匊予髮曲局傳曰局卷也薄言歸沐李氏曰薄辭也

興也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滿兩手之匊怨曠而心不在焉故也婦人夫不在家不為容飾髮久不櫛則曲局而不舒展庶幾其夫之歸而沐之望之之辭也

終朝采藍盧談反○箋曰藍染草也○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不盈一襜尺贍反○傳曰襜衣蔽前也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贍○朱氏曰詹與瞻同

去時約以五日而歸今六日而不見時未久而怨何也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辭也

之子于狩箋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言韔其弓韔音暢○小戎傳曰韔弓室也○疏曰謂射訖弛弓納于韔中也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疏曰綸謂與之作繩也繩以生絲為之

言其夫在家之時往獵射訖我則為之納弓于韔中

往釣我則為之綸作其繩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

其釣維何疏曰承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維魴及鱮魴音防鱮音叙魴解見陳衡門鱮解見敝笱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觀今如字舊音貫○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言其君子在家之時釣得魴鱮之魚傍有觀看者以人觀其夫善釣為榮也今久不歸故思而述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膏音誥卿士不能行召伯

之職焉召音邵○疏曰召伯召穆公也

芃芃黍苗芃音蓬芃芃從補傳棫樸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朱氏曰悠悠遠行之意召伯勞之勞去聲

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蓋營謝平淮二役皆南行之事也興也南方去周最遠故周人以南方之役為勞四月之刺是也宣王之時召穆公既營謝邑又平淮夷頻有事于南戎役勞矣而穆公能推宣王德意以慰藉撫存之故荐遠役而民不怨幽王君臣不恤

其民此詩思古言芃芃然短小而盛之黍苗有隂雨以膏潤之悠悠然南行之人有召穆公以勞慰之刺今不然也

我任我輦任音壬輦音璉○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疏曰任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車人輓以行我車我牛箋曰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傍去聲○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在前曰牽在傍曰傍上文將車謂車中有牛而將之此牛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我行既集箋曰集猶成也蓋云歸哉丘氏曰蓋不定辭也

二章言營謝之役蓋任輦車牛是工役之事也召穆

公之營謝也知役夫之勞故皆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營謝之功已成盍云歸哉示以歸期安其心也

我徒我御 箋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 我師我旅 箋曰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云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我行既集盍云歸處

三章言平淮之役盍徒御師旅是兵行之事也

肅肅謝功 箋曰肅肅嚴正之貌○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謝解見崧高 召伯營之 箋曰營治也 烈烈征師 箋曰烈烈威武貌 召伯成之

四章以下又總言營謝平淮二役肅肅然嚴整者謝邑之功實穆公營治之言營謝也烈烈然威武者征行之師實穆公成之言平淮也

原隰既平傳曰土治曰平泉流既清傳曰水治曰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營謝有徹田土之事平淮有徹疆土之事皆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寧矣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疏曰下濕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曹氏曰桑有衣被人之德○傳其葉有難音儺○傳曰難然盛貌傳曰阿美貌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樂音洛

興也桑嘉木也可以為衣故南山有桑以喻賢者今桑之在隰枝條阿阿然而美其葉又難然而盛喻君

子在野雖處窮約而英華發外也我若見此君子其樂如何哉樂君子如此見其惡小人深矣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長樂劉氏曰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如字○傳曰幽黑色也○疏曰言桑葉茂盛而柔輭則其色純黑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曰膠固也○王氏曰其德音之所及入附離之甚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遐遠也○今曰謂相與語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心乎言由中也詩人言我出於中心愛此君子以君子遠在郊野不得相與語也凡懷人者滿懷欲言思得一見而傾寫之也我藏之於心何日而忘之乎謂思慕君子常在念也○舊說謂為思竭忠愛以裨補之賢者相與固有切磋忠告之益但此詩方思賢者以鄙在位之小人未暇言忠告之意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箋曰幽后褒姒也　幽王取申女以為后

取如字○箋曰申姜姓之國也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解見正月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孽魚列反○箋曰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疏曰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榦庶子比枝孽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為去聲○箋曰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曹氏曰孽妾子謂伯服也褒姒所生宗適子謂宜臼也申后所生

白華菅兮菅音姦○傳曰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曰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韌音刃與肕同○疏曰野菅漚之謂之菅固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白茅束兮之子之遠去聲○箋曰之子刺幽王也俾我獨兮陳氏曰我申后也下同

興也白華柔韌宜為索則刈取之漚以為菅白茅不可用則以纒束白華而已菅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宜也今幽王亂貴賤之序而遠我使我窮獨失所也

周人代申后言之

英英白雲傳曰英英雲貌露亦有雲○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露彼菅茅天步艱難程子曰天步時運也之子不猶程子曰猶如也

首章既以菅茅喻后妾次章言王之恩澤當均及之

如白雲之覆露菅茅皆蒙潤澤也今天運艱難而幽王不如是也幽王不道而歸之天運謂已所遭之不幸耳

滮池北流滮符彪反流二反○傳曰滮流貌○箋曰豐鎬之間水北流○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豐鎬之間唯豐水也○今日此止言池非指豐水也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

池水滮然北流則止能浸彼在北之稻田耳喻幽王之澤有所偏也申后既黜嘯歌而至於傷懷以念王

也○鄭氏以碩人為褒姒詩記從丘氏以為幽王此詩皆代申后之言則嘯歌傷懷當為申后念王也下文言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亦夫婦之辭也念與此念字同

樵彼桑薪錢氏曰取薪曰樵卬烘于煁卬音昂烘火東反煁音諶○傳曰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烓音恚○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者人之所賴以衣不宜以為薪今樵取之以為薪

又不以供爨炊而乃烘燎于烓竈止以照物猶棄妻之失職故申后念王而心勞也

鼓鐘于宮疏曰鼓擊也聲聞于外聞音問念子懆懆音慘驂之上說文七倒反○釋文曰懆懆愁不申也視我邁邁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擊鼓于宮其聲則聞于外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我念王則懆懆而愁不申王視我則邁邁而不顧曹氏曰鼓鐘于宮雖人之所不見而聲聞于外不可掩也幽王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罪人之所不見者而其心本主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有鶖在梁鶖音秋○傳曰鶖禿鶖也○山陰陸氏曰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劉楨魯都賦云綠鷁葱鶖鶖色蒼青也○疏曰梁魚梁也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似鶴而貪濁非鶴比也今鶖據魚梁而飽鶴遠引在林而饑喻褒姒進而申后黜王清濁無別矣我申后念王而心勞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解見鴛鴦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在魚梁之上以右翼掩其左翼舉其雄者言之

鴛鴦能好其匹之于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扁音褊○傳曰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蘇氏曰扁扁卑貌○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疷音抵○傳曰疷病也

有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以升車為用甚卑下喻妾之賤也顧欲貴之於人上可乎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曹氏曰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為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

主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箋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飲食音蔭嗣故作是詩也

緜蠻黃鳥傳曰緜蠻小鳥貌○黃鳥解見葛覃止于丘阿傳曰丘阿曲阿也○疏曰丘之曲中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朱氏曰後車副車也謂之載之

興也古者大臣出使于外士之微賤者為介紹此詩言緜蠻然小之黃鳥止於丘之曲而託息焉喻微臣

依託於卿大夫也我微臣跋涉遠道其勞如此將如之何所望卿大夫能體恤飲食教誨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乃今不然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隅箋曰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箋曰憚難也去聲○今曰憚辭畏不能趨王氏曰趨疾行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箋曰側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曰極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瓠音互）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饔音邕字亦作饔餼音戲○錢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疏曰牲可牽行餼已殺）是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觀頍之初筵知幽王君臣沈湎淫液過於燕飲故此詩極言簡儉之意以刺之若曰誠苟在焉亨瓠燔兎可以為禮何必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乎蓋欲收歛之非欲開廣之也後序謂幽王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

失之矣

幡幡瓠葉幡音翻○傳曰幡幡瓠葉貌采之亨之亨音烹○箋曰亨熟也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瓠葉新生幡幡然可采取之亨熟之君子有酒以此為葅與賓客酌而嘗之亦足以行禮何必縱情過度乎行禮不止於瓠兎極言簡儉之意耳

有兎斯首蘇氏曰有兎斯首言一兎也○李氏曰兎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炮之燔之

炮音庖燔音煩○傳曰毛曰炮○疏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傳直言炮當是合毛而

炮之爛似鹽反○曹氏曰新殺則合毛而炮之○錢氏曰凡肉置火中曰炮爇之曰燔近火曰炙○炮燔解見楚茨

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此一兔雖非盛饌然或置火中而炮之或加置火上而燔之君子有酒以此為殽酌以獻賓亦足以行禮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炙音隻○炙解見楚茨 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曰酢報也○箋曰酢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醻音酬○傳曰醻道飲也

○疏曰醻者欲以醻賔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醻之初其賔飲訖進酒於賔乃謂之醻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漸音讒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箋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鄝音了○疏曰殷武云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乃命將率東征率音帥將率之將皆去聲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傳曰漸漸山石高峻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箋曰武人謂將帥也不皇朝矣朝音潮

言過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歷山川之悠遠維其勞苦矣我武人東征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雖在勞苦之地不忘君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卒鄭音崒在律反毛子恤反○箋曰卒崔嵬也○解見十月之交彼作崒

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曰沒盡也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深入險阻之地恐不得復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傳曰豕豬也蹢蹄也○釋獸曰四蹢皆白豥豥音孩胡來反○疏曰豥者蹝疾之

言白蹢名之爲豥是躁疾烝涉波矣箋曰烝衆也○錢於餘豕駭與豥字異義同氏曰豕涉波見道路之間多月離于畢疏曰離有停潦歷也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它矣它音他

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汚於塗不見其白今武人行役見豕白蹢而羣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蹢濯其塗而見白也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厭苦多雨之辭也征役者以雨爲苦言不皇它及惟雨是憂耳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苕音條　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曰此苕陵苕也非陳防有鵲巢所謂旨苕也○釋草曰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蔈音標茇蒲末反○舍人曰黃葉名蔈白華名茇○陸璣曰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葉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疏曰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蕪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芸其黃矣（芸音云○傳曰苕將落則黃）心之憂矣維

其傷矣

興也陵苕之華將落則芸然其黄言如周室之將亡黯然憔悴也我心所憂者傷周室之將亡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音菁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華已盡落唯葉青青然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羊墳首牂音莊墳音汾○傳曰牂牝羊也墳大也三星在罶音柳○箋曰三星心星也

罶解見魚麗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鮮上聲

言物產蕃息者多舉牝言之凡牝獸胎孕則腹大而見而首小今牝羊大首則是其身瘠而不孕也笱中有魚則水動而不見星今心之三星見於魚笱之中是設笱而不得魚也亂亡之代地愛其寶物產凋耗氣象蕭條故人僅可以食而少有得飽者召南小星三五在東傳以三為心唐綢繆三星在天傳以為參此詩三星無傳綢繆言昬姻之候故毛取十月參見東方三星之大而易見者莫如心此當為心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背音佩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黄箋曰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日不行何人不將鵲巢傳曰將送經營四方也

自初春草青行役至秋無草不黄宜可休息矣今乃無一日不行役無一人不將送於道路以經營四方勞苦之甚無人不將指行役之衆也

何草不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黄者又黒腐何人不矜音關○箋曰無妻曰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至冬則草之黄者又變而黒腐矣從役者久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夫豈非民乎若以民視之則不虐之如禽獸矣

匪兕匪虎兕詞之上濁○解見卷耳率彼曠野疏曰率循也傳曰曠空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承上章匪民言征夫非兕非虎何以使循曠野而朝

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者狐芃音蓬○丘氏曰毛尾長貌 率彼幽草有棧之車棧殘之上濁○今日春官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傳以為此有棧之車役車也疏曰毛義以為此棧是車狀其說不分曉不若徑以為士之棧車也 行彼周道

狐則芃然毛尾長循彼幽草之中人非禽獸今士乘棧車行於周之道路與禽獸同非特民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緝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録監生臣莊寳琭

詩緝卷二十五

宋 嚴粲 撰

文王之什 大雅

釋文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詩記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此詩周公述文王之德業以戒成王也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言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天命歸於文王而文王退然不敢當故在文王時無受命之說泰誓牧誓猶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告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至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經中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中庸記孔子之言曰武王末受命

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又雜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 游氏曰泰誓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於音烏○疏曰於歎美也○傳曰昭見也見賢徧反 周雖舊邦 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為邦舊矣 其命維新 補傳曰始命以國令命以天下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王氏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也 文王陟降 傳曰陟升也 在帝左右

首章述文王以天德受天命也大雅皆用王者之禮周既追王文王此詩又推原受命之由而歸之故言在上尊之也於乎其德昭見于天矣歎美其德之盛言之不能盡也周自后稷以来為邦舊矣而天之命周則維新始命之以有天下也周家豈不顯乎言王業浸盛也天命豈不時乎言適當其時也蓋以文王德合乎天升降進退常若在上帝之左右無一動之非天也○鄭以大王遷岐始居周原不必如此拘也

周但言周家耳

亹亹文王亹音尾○傳曰亹亹勉也令聞不已聞音問○箋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錫哉周箋曰文王數恩惠之施○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李氏曰哉語辭也侯文王孫子傳曰侯維也○補傳曰不曰子孫而曰孫子謂孫又生子言其遠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傳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凡周之士疏曰士者下任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不顯亦世朱氏曰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

次章述文王德澤之遠也亹亹純亦不已也文王之

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誠之著也陳錫敷施也推懷保惠鮮之澤也言亹亹而繼以陳錫由精神心術而達於政事設施同此一誠之運不誠則不溥也陳錫於周者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欲成王知今日之享有天下皆文王之澤而罔敢失墜也文王之孫子其本宗百世為天子其支庶百世為諸侯盛德必百世祀也不特孫子之盛如此凡周之士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

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箋曰猶謀也○傳曰翼翼恭敬也○箋曰忠敬也）思皇多士（傳曰思辭也○詩記曰顏氏漢書注云皇美也）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傳曰楨榦也）濟濟多士（濟齊之上○詩記曰顏氏漢書云濟濟威貌）文王以寧

三章述周士之盛也周之士世世相傳其德甚顯其為君謀事翼翼然忠敬美哉衆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惟周王之國能生此衆士也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

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此多士為國之楨榦牆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故濟濟然衆盛之多士文王賴之以為安也○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䟽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為幹事之臣失之矣

穆穆文王釋訓曰穆穆敬也○郭璞注曰容儀謹敬於緝熙敬止於音烏○歐陽氏曰

緝續也熙廣也緝熙云者接續而熙廣之也○朱氏曰亦不已之意○疏曰止語辭**假哉天命**假音暇○蘇氏曰假大也**有商孫子**箋曰有臣有之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曹氏曰麗附也○今曰附麗言其徒黨也○疏曰不止於一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今曰本詩侯文王孫子侯于周服皆為發語之辭孔申毛義作維是也服謂有職事也

四章述文王以敬德受命代商也文王盛德之容其敬穆穆然於是歎美文王之心能緝續熙廣其敬矣葢形諸外者皆其根諸中者表裏一始終一也穆穆者中庸之齊莊有敬即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也緝熙

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即純亦不已也所可見者容也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也故緝熙不足以盡而又以於發之大哉天之命文王使之臣有商家之孫子也文王之時未能有商之孫子益推原周之代商由於文王故以為文王能有之也商之孫子其附麗之者實繁有徒不止於一億泰誓所謂受有億兆夷人武成所謂受率其旅若林也然上天命商孫子維于周而服職其徒黨雖衆不能勝天也故

孔子云仁不可為衆也朱氏曰此詩之首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于四章然後所以昭明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

○釋詁云穆穆美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是穆穆有二訓也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注皆以為容止之貌郭璞注穆穆云容儀敬謹是穆穆有美敬二訓而皆為容儀也○舊說以侯為君謂為君於周九服之中此解侯于周服則順解

侯服于周則不通今考釋文云服事也用也故為臣而見用謂之服言服行其職也曲禮云艾服官政酒誥云服休服采多士云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有服在大僚多士多方皆誥殷士而謂之有服言其見用之意即此詩所謂商之孫子侯于周服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傳曰膚美也敏疾也祼將于京祼音貫○傳曰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疏曰郊特牲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祼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宗廟之祭以祼為主於禮王正祼而後亞祼天官小宰凡

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舉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朱

厥作祼將

氏曰京周之京師也○京師又解見公劉

常服黼冔

音甫許○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存商制也○黼解見采叔○疏曰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傳曰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疏曰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物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

王之藎臣

藎音燼從韻○箋曰王斥成王○傳曰藎進也○詩記曰藎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朱氏曰益以戒成王而不

敢斥言故以蓋臣言之猶所謂敢告僕夫云耳　無念爾祖傳曰無念念也○疏曰爾祖文王也

五章述殷士祼將之事以為戒也商之孫子而維服職于周見天命之不常惟德是歸也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其舊臣猶書稱爾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也祼為以鬯酒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以降神也行祼之禮謂之祼將殷士之膚美而敏疾者乃祼獻行禮于周之京師以助周祭其作祼將也服殷之常服黼裳而冔冠也黼裳商周所同黼裳冔冠則商之制也

王者尊先代之後不變其服亦因以為戒也故呼成王忠藎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乎謂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及其臣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于他人之廟矣詩記曰前漢劉向上䟽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郊特牲云灌以圭璋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朱氏解云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字皆作灌洛誥王入

太室祼夏氏解云祼灌也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飲因灌於地故謂灌也然則因其灌之於地故名之為祼經字作灌古字通也祭統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郊特牲又云既灌然後迎牲是祼為祭祀之始故為重也小宰注云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祼○此詩祼將于京及大明曰嬪于京于周于京毛氏皆以為大取公羊衆大之說謂京師也又以思齊京室之婦為王室亦京師也鄭氏

唯祼將于京從毛說其餘以為周地之小別名皇矣依其在京毛以為大阜鄭還以為周地名公劉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京斯依毛以為大衆所宜居之地鄭以為丘之絶高者公劉居豳所言京自是高丘非岐周地名之京若周都稱京師則因岐周地名之小別而稱之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為京師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音遹○朱氏曰聿發語辭○詩記大明解曰左傳注云聿惟也

永言配命箋曰永猶常也○蘇氏終風解曰言辭也○疏曰天以王者為配○詩記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喪去聲○箋曰師衆也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音巽鄭音亦○傳曰駿大也

六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成王得無念爾祖文王乎茍念之在修德而已修德則能長配天命而自求多福矣配命謂王者與天為配天大王亦大也天之付與萬物謂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以王者

之命配天之命也自求多福謂求諸己而不求諸天也德者民心之所歸得民斯得天故殷未失其民之時能配天矣配命言其用配天言其體其意一也後人不修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宜以殷爲鑒則知大命之難矣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詩記曰大學云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於葛反○傳曰遏止也○朱氏曰絕也宣昭義問疏曰宣昭布明也○箋曰義問以禮義問老成人有虞殷自天箋曰有又也○傳曰虞度也上

天之載傳曰載事也無聲無臭釋文曰臭凡氣之總名儀刑文王朱氏曰儀象也。傳曰刑法也萬邦作孚傳曰孚信也

七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天命不易矣無使遏絶於爾身當宣布昭明以義理詢問於人而又虞度殷之所以自天者殷之亡也實自於天天命無私可以為鑒也鑒殷之所以失必法文王之所以得四時行百物生天之事也而無聲音臭氣之可求惟儀象刑法於文王則萬國孚信之矣文王即天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氏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

明明在下今曰重言明者至著也赫赫在上今曰赫赫顯而可畏之意天難忱斯傳曰忱信也不易維王易毛音異鄭音亦○今曰不易亦傳無音駿命不易毛音異此亦音異矣命不易哉同疏以毛亦如字非也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四方挾朱如字毛音浹○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錢氏曰挾猶持也

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也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

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故天難信而不可恃爲君豈不難哉觀紂居天位而又爲殷之正適以不脩厥德乃使不得有其天下斯可見矣詩記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舊說以明明在下爲文王非也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大

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

摯仲氏任（摯音至任音壬○傳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中去聲）自彼殷商（朱氏曰殷商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嬪音頻○傳曰嬪婦也○朱氏曰京周京也○京考見文王京師解見公劉）乃及王季（傳曰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維德之行大任有身（大音泰○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傳曰身重也○箋曰謂懷孕也）生此文王

次章述大任生文王也摯國中女任氏從殷商之地

來嫁于周將述商亡而周興故以摯繫商與周對言之也曰嬪于京謂以婦道見稱於周也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也於是大任有身而生文王朱氏曰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書嬪于虞謂能行婦道也毛以京為大謂京師鄭以為周國之地小別名蓋謂王季時其居未得稱京師也然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耳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箋曰翼翼恭慎貌○朱氏曰小心翼翼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昭

事上帝 箋曰昭明也 聿懷多福 聿解見文王○蘇氏曰懷來也 厥德不回 朱氏曰回邪也 以受方國

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文王小心翼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也遂能懷來多福益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天監在下 箋曰監視也 有命既集 傳曰集就也○曹氏曰翔而後集集之集言有所擇而就之 文王初載 朱氏曰載年也 天作之合 傳曰合配也 在洽之陽 洽音

峽○傳曰洽水也○釋文曰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洽水之陽郃音洽○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朱氏曰洽水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

在渭之涘 音俟

○渭解見邶谷風○傳曰涘厓也解見王葛藟○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華韋昭注云華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翊之間與鄭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為證左傳國語闕之可也

文王嘉止 朱氏曰嘉昏禮也

大邦有子 朱氏曰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大姒之大音泰○令曰子女也論語以其子妻之女亦稱

四章述天生大姒以配文王也文王有盛德而天監之於下大命集焉文王初年天為生配在洽水之北

渭水之涯指莘國也當文王嘉禮之時而莘國有賢女殆非偶然天實為之朱氏曰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之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牽之去又音峴胡典反○說文曰俔譬也文定厥祥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箋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親迎于渭迎去聲

造舟為梁造音慥○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曰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云比舟為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其上即今之浮橋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

不顯其光

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大邦有賢女譬天之妹尊之之辭也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吉祥而納幣焉文王親迎于渭水之傍其渡渭也敬重昏事比舟為橋梁傳曰乘船危就橋安所以去危而就安也豈不顯其光輝乎程子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況周國自在渭傍不是出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京考見文王纘女維莘纘音纂○傳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維行長上聲○傳曰長子長女也○行解見邶泉水篤生武

王傳曰篤厚也○王氏曰天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謂篤中庸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保右命爾右音祐○傳曰右助也燮伐大商燮蘇接反○傳曰燮和也○陳氏曰燮伐有和順之意順天命以伐商也

六章述大姒生武王也有命自天而降命文王於周之國於京之地矣謂興王業也周爲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能繼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眷周之厚故言篤生保安之右助之而命之以伐商

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伐王氏曰言大商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之大不能伐之也

殷商之旅傳曰旅衆也其會如林會如字舊音膾○疏曰會聚也矢于牧野傳曰矢陳也○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維予侯興箋曰侯維也○朱氏曰予侯猶云我后也商人之稱武王也上帝臨女音汝○箋曰臨視也無貳爾心長樂劉氏曰貳疑貳也○朱氏曰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七章述武王伐商也牧野之戰殷商之衆其會聚如林木之盛陳于牧野雖衆而不為用維欲我侯武王

之興此商衆且謂武王曰上帝臨視於爾爾勿疑貳而不進承上文殷商之旅設爲商衆告武王之辭見商民罔不欲喪而惟恐武王之不至也衆心所同即是天意伐商之事非特周人所欲亦商人所望武王順天應人而已武成言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此詩所陳皆事實也

牧野洋洋音羊○傳曰洋洋廣也檀車煌煌音皇○疏曰檀木之兵車○傳曰煌煌明

也

駟騵彭彭 騵音元彭如字音棚考見出車○傳曰駵馬白腹曰騵上周下殷也○疏曰郭璞云駵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戰為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彭彭彊盛也

維師尚父 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朱氏曰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

時維鷹揚 曰鷹爽鳩也

涼彼武王 涼音亮○傳曰涼佐也

肆伐大商 箋曰肆故今也○朱氏曰遂也○肆解見緜

會朝清明 箋曰會合也○曹氏曰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

八章終上章伐商之事言得天人之助也牧野之地

洋洋然寛廣非用權詐間道襲之也檀木之兵車煌煌然鮮明其駟馬乘騵彭彭然彊盛旣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如鷹之飛揚奮擊而無所畏以佐武王而伐商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也史載行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清明為得天助太公先涉畢陳而雨止故以尚父鷹揚發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　彌延反韻亦作綿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大王遷岐而人心歸之肇基王迹故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　音迭○傳曰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㼊也㼊音雹○箋曰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㼊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疏曰瓜瓞瓜紹之瓞也緜緜微細之辭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㼊故謂之瓞瓞是㼊之別名故云瓞㼊也近本之實言紹者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瓜實近本則小令驗信然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為瓜而稷為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為瓞紺音贛○朱氏曰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曹氏曰不窋值夏后政衰

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三世而至公劉公劉以前微弱甚矣僅能不絶其緒故以緜緜爪瓞況之窋竹律反

民之初生今曰生聚之生**自土沮漆**音趨七○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傳曰沮水漆水也○疏曰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来邰國未即定居於豳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遂往居焉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沮漆也○詩記曰漢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栒音荀

古公亶父亶丹之上父音甫○傳曰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疏曰亶父大王也言其年世久故曰古公猶言先公也大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

陶復陶穴復音福○箋曰

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疏曰陶瓦器竈也覆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豈十世之内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未有家室傳曰室内曰家○疏曰宫謂之室其内謂之家

首章述大王初居豳之事也興也言周之初如緜緜然不絕之瓜瓞也周帝嚳之後如大瓜之種中嘗衰小如近本之瓜則小也瓜種之小者曰瓞此本大瓜之種以其近本者如瓞之小故以瓜瓞言之然瓜至末則復大喻周至大王文王而復興也將述大王復

興之事言此周民初遂其生乃在地之沮漆沮漆二水名言地之沮漆者謂其地在二水之間指豳國也居此地者乃是古先之公號亶父者纔取土於地覆築而堅之為土屋以居謂之復或鑿地而居謂之穴二者皆若瓦器之竈故謂之陶豳民之初未有宮室之安也○沮漆名稱相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祋音對祤音詡北東入於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又

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沮出北地入洛漆出扶風入渭沮自沮漆自漆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此則名稱相亂矣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漆水為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灃之上游而書言渭水會灃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灃水涇水之下游故以書之漆沮為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也但水經出北

地者止是沮水而謂之漆沮耳如上所言則詩之漆沮自是二水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即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為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即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姑闕之以俟知者此詩言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游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為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頌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疏云漆沮二水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其說是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蘇氏曰朝早也○疏曰早朝之時疾走其馬○詩記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廹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率西水滸音虎○傳曰率循也滸水涯也○滸解見王葛藟至于岐下爰及姜女箋曰爰於也及與也○傳曰姜女大姜也聿來胥宇莆田鄭氏曰聿遂也○傳曰胥相也宇居也相去聲

次章大王相宅於岐也大王圖事敏疾其來之朝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大姜遂來相可居者李氏曰相宅非婦人之事妃之

所為必有大過人者

周原膴膴音武○傳曰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箋曰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堇荼如飴堇荼音謹徒飴音移○傳曰堇菜也○今曰內則云堇荁枌榆注云荁似堇而葉大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屬說文云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堇為美菜也有瞽箋云蕭如今賣餳者所吹疏云飴謂之餳釋文云乾糖也後漢明德馬后云含飴弄孫荁音九餳夕清反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契音棄○傳曰契開也○疏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官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云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者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于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

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華誰之上半濁半清燋音爵焞吐敦反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三章述大王定宅於岐也内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則以堇則堇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大王見此地可居於是始起意而圖之謂謀及乃心也於是謀之於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以楚木然火

謀之契者契灼其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曰者龜告之兆告以宜於此居止又告以時日之吉於是築室于此而遷居之也○孔氏謂堇即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以爲證益以此堇爲爾雅芨堇之堇也芨音及說者皆祖之若爲驪姬寘肉之堇則與鴆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荼雖苦得霜而甘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

由知其如飴乎賈山言江皋河濵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地之美者能使物無美惡皆猥太耳安能變毒物而為美物毛氏以堇為菜不言毒物釋文言堇荼食之甘知為內則及公食禮堇荁之堇非爾雅芨堇之堇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 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 迺疆迺理 疆理解見信南山

迺宣迺畝 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 自西徂東 箋曰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而言也○疏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云豳地今為栒邑

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至周也

周爰執事

朱氏曰周徧也○傳曰爰於也○今曰猶周爰咨諏箋以為於周執事令不從

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既築室于茲矣迺慰勞之迺安止之上文曰止則龜告以宜居於此此言迺止則遂安居於此成龜告之意也迺處之於左迺處之於右公宮在中而民居左右也民居既定則治田事迺疆則畫其經界迺理則分其土宜迺宣則道其溝

洫迺畞則度其廣狹於是人皆從西往東徧執事矣言競出力也

乃召司空箋曰司空掌營國邑○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乃召司徒箋曰司徒掌徒役之事○疏曰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俾立室家其繩則直傳曰言不失繩直也○疏曰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言不失繩之直也○曹氏曰審曲面勢直必以繩縮版以載箋曰載上下相承而起疏曰郭云縮縛束之也○作廟翼翼傳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疏曰翼翼嚴正也○今曰翼翼整齊也

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以繩正之揆其基址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築板板溓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翼然而整齊

捄之陾陾 捄音俱陾音仍○錢氏曰捄取土也謂盛土於蔂也蔂力追反○疏曰蔂者盛土器○傳曰陾陾衆也 度之薨薨 度音鐸○箋曰度猶投也○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聲之衆也 築之登登 陳氏曰登登漸高也 削屢馮馮 音憑○蘇氏曰削屢重復削治也○

長樂劉氏曰謂牆成就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凸音迭○張氏曰馮馮削土聲○朱氏曰其聲馮馮然堅也

百堵皆興。百堵解見鴻鴈○箋曰興起也鼛鼓弗勝。鼛音羔勝音升○鼛鼓解見鼓鐘○傳曰鼛大鼓也弗勝言勸事樂功也○箋曰不能止之使休息也○疏曰其間欲令食息不能止之

六章述遂作宮室也築牆之時取土而實之於器者陾陾然衆多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而投之板中薨薨然其聲之衆既投之版中築之者登登然積累而上則牆漸高矣牆成而重復削治之其聲馮馮然堅也五板為堵百堵皆同時而起上章言縮

版者作廟也此言築者營宮室也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其間欲令食息鼛鼓以為節不能勝而止之言大王之得民心也

迺立皋門皋音羔○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疏曰宮之外郭之内皋門有伉音抗○傳曰伉高貌迺立應門傳曰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疏曰孫炎云謂朝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為王門之名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

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應門將將音鏘○傳曰將將嚴正也廼立冢土傳曰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大社之大音泰○疏曰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云遂為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為文王之法也孫炎云大事兵也其祭之名謂之為宜宜求使見祐也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戎醜攸行傳曰戎大也醜衆也

七章言作門社也大王乃立其宮之郭門其郭門伉然高大後遂為天子之皋門乃立其宮之正門其正門將將然嚴正後遂為天子之應門皋門應門皆從

後稱之耳乃立大社為動大衆則告之而行也大王

所立門社皆諸侯之制後乃為天子門社之名

肆不殄厥愠 釋詁曰肆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肆既為故又為今○今曰非謂肆為故今也○朱氏曰肆猶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絶也愠怒也○陳氏曰豈忘狄人之愠也 亦不隕厥問 傳曰隕墜也○箋曰小聘曰問○疏曰散則聘問通 柞棫拔矣 柞棫拔音蘩域祊○柞曰柞櫟也即唐鵃羽所謂栩也解見鵃羽○棫釋木曰棫白桵桵音緌○郭璞曰桵亦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疏曰王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輻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桵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曹氏曰拔遂茂也 行道兑矣 曹氏曰兑和悦

也混夷駾矣混音昆駾音退從韻也釋文音兑○說文曰駾馬疾行也○傳曰突也維其喙矣喙許穢反○釋文曰喙口也○呂氏曰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八章述大王能調服昆夷也不絕慍怒昆夷之心內為之備也然新遷之國未能與夷狄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外與之和也內備外和待夷狄之道盡矣及乎自治既至國勢益彊柞棫之木拔然遂茂行道之人兑然和說則昆夷奔走竄伏張喙以息矣凡形容昆夷遠避不侵犯之意耳詩記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

用其民也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擯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此章鄭氏以為指文王益見孟子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遂以此章為文王耳非也大王始居於豳則北有獯鬻之侵既遷於岐則西有昆夷之擾北狄大而西戎小豳地迫近彊狄若以力爭傷人必多大王所不忍也故去豳而遷岐至若昆夷惟不殄不隕內備外和彼自不能為患矣此詩述大王本末謂雖退避於豳而能植立於岐也文王之始

猶事昆夷則大王遷國之初雖為之備寧能遽絕其問乎此章以上皆言大王下章述虞芮之事提出文王蹶厥生方言文王耳陳氏謂孟子借之以說文王鄭氏踵之以為文王之詩其說是也下章論文王之事獨舉虞芮者謂遷岐之後治道脩明傳至文王之時人心皆歸周矣雖虞芮猶且質成昆夷何能為梗乎結避狄遷岐之事也文王之興實因大王之遷岐故序曰本由大王也

虞芮質厥成 芮音枘○蘇氏曰虞在陜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漢地理志河東大陽縣有吴山其上有吴城周武王封泰伯於此是為虞公其後為晉所滅又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是虞芮二國皆在岐周之東也○今曰質正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謂求正之也毛以成為平謂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

文王蹶厥生 蹶音貴○疏曰蹶動也○今曰生者本然之良心與生俱生者以其生生不窮故謂之生猶孟子言生則烏可已○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張子曰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

予曰有疏附 傳曰率下

親上曰疏附○疏曰率疏者令親附予曰有先後先後皆去聲也○傳曰相道前後曰先予曰有奔走如字○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予曰有禦侮傳曰武臣折衝曰禦侮

九章述文王有虞芮質成之事也虞芮二國之君以爭田之訟質正而求其平意謂文王所定曲直必無偏陂也文王有以感動其本然之良心乃使之自愧其爭焉人之良心如木之有根生生不窮故謂之生虞芮以忿爭汩其良心如木有物以閼音遏其生理不

得遂其暢茂然其所謂生生不窮者未嘗絶也迨夫感文王之化而翻然自悟如去其壅閼而生意沃然矣一念既改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充之此之謂蹶厥生言撥發其生意也非有以增益之皆彼所自有也詩人推原致化之妙以為我謂其有疏附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先後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奔奏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禦侮之臣而致之歟泛言四臣之所致而不敢為一定之辭見文王之化有非

四臣之所能為者矣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音域卜　文王能官人也朱氏曰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不棄微小所以為能官使人材也

芃芃棫樸芃音蓬○傳曰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桵音緌枹音包木叢生也○補傳曰芃芃短小而盛貌○棫解見緜○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疏曰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謂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迮音窄　薪之槱之槱音酉○傳曰

棫樸也

濟濟辟王辟音壁○箋曰濟濟敬也辟君也辟王謂文王也○疏曰濟濟多容儀也左右趣之趣音娶○傳曰趣趨也

首章述文王用材不棄微小也興也棫小木又樸屬而叢生根枝相附著若無所用然芃芃然短小而盛猶可用之為薪以烹飪其未乾者又積之以待其乾而用之喻文王用人或隨材而用或蓄之以待用雖微不棄況其大者乎得人若此故文王端拱無為濟濟然有威儀而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也歐陽氏曰見君臣之盛也

辟王從後尊稱之辭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音章○傳曰半圭曰璋○箋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郊特牲云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峩峩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曹氏曰璋以為瓚柄所以為祼也○祼將觧見文王王瓚觧見旱麓奉璋峩峩音俄○傳曰峩峩盛壯也○錢氏曰衣冠壯偉之貌髦士攸宜髦音毛○傳曰髦俊也

次章述祭事之得人也濟濟然多威儀之君王其在宗廟祭祀則左右之臣奉璋瓚以相其禮其奉璋者

戎戎然壯偉此俊士之所宜為言得人也曹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

淠彼涇舟淠音譬徐音沸○王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邶谷風烝徒楫之楫音接○傳曰楫櫂也櫂直教反亦作棹○釋文曰楫謂之橈或謂櫂釋文云在傍撥水曰櫂周王于邁疏曰周王文王也○箋曰于往邁行也往行謂出兵征伐也六師及之○傳曰天子六軍○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與官序言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傳曰及與也

三章述戎事之得人也興也涇水之舟淠淠然順流

而行者乃衆徒以楫行之文王為西伯奉王命以征伐則六軍與之俱進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耳歐陽氏曰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詩人指山川為喻皆以土地所見者言之若文王始居岐則當言渭水若後居豐則當言豐水涇非耳目所及而言涇舟者益此述行師所見也文王之時北有玁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戍以討之必渡涇水宣王時玁狁嘗侵至涇陽則周伐

玁狁必渡涇水可見矣

倬彼雲漢倬音卓○柔桑箋曰倬明大貌○傳曰雲漢天河也○觧見雲漢詩爲章于天

周王壽考箋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遐不作人傳曰遐思也○朱氏曰作人謂變化鼔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曹氏曰作者鼔舞振動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鼔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四章言由文王之化能作成人材也興也雲漢倬然明大爲文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於上人所觀瞻也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心者非

一日矣遠不作人乎言久於其道而化成也○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又云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又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疆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追琢其章追音堆○傳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疏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金玉也○朱氏曰追之琢之○今曰箋引春官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今從毛金玉其相曰金之玉之○傳曰相質也○鄭氏曰表裏如一所以為賢也勉勉我王箋曰我王謂文王也綱紀四方箋曰張之為綱理之為紀○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

五章言作成人材而提綱領以振起之也興也文王作人外則追琢之使有成器之文内則金玉之使有

可貴之質作人之效如此文王猶勉勉不已以維持四方而綱紀之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疏曰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祖謂大王王季以前也○吕氏曰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詩故受祖不待言文王也

此詩以旱麓榛楛起興言文王承前人積累而興所謂受祖也周之先祖以下則講師附益其辭贅矣鄭

氏因後序有大王王季之說遂以詩中豈弟君子爲大王王季毛不見後序本自無說孔氏謂毛亦以爲大王王季是承襲之訛也當從朱氏以詩中君子爲文王

瞻彼旱麓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說文曰林屬於山爲麓榛楛濟濟榛楛音臻戶榛解見邶簡兮○陸曰楛木莖似荊而赤其葉如蓍上黨人篾以爲筥箱又屈以爲釵○曹氏曰楛可以爲箭○傳曰濟濟衆多也豈弟君子豈音愷○朱氏曰君子指文王也干祿豈弟傳曰干求也

首章言文王受祖以德也興也麓彖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峯巒回合之所厄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草木茂盛培塿無松栢培音剖塿郎斗反由其氣薄也今視旱山之麓得山氣之厚故榛楛之木濟濟然衆多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禄興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禄盛大也受祖者必有德以受之文王有豈弟之德故其求福也亦以是豈弟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

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内者漢中遠於豐鄗豐鄗之間高山多矣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既非耳目所及何言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闕其所不知可也詩記曰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

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益當時所見之實也至于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

瑟彼玉瓚瑟音蝨瓚才贊反黃流在中程子曰瑟密也○錢氏曰聘義言比德於玉縝密以栗注云縝緻也栗堅貌緻音治密也○傳曰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箋曰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疏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漢瓚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孔叢子子思云王季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秬黑黍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草和之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秬鬱解見江漢○今考毛謂以黃

金為勺酒流出而照見其黄鄭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黄非流出也

豈弟君子福禄攸降箋曰降下也

次章言盛德必得其福也興也瑟然縝密之玉瓚必有秬鬯黄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必有福禄下其躬言以類應也王季受圭瓚之賜而文王因之亦受祖也旱麓圭瓚皆當時所見之實朱氏曰明寳器不薦於褻味而黄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禄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鳶飛戾天鳶音沿○曰鳶鴟也○今曰箋以鳶為鴟之類疏引蒼頡解詁及陸璣山陰陸氏皆以為

即鴟也當從衆○箋曰鳥之貪惡者也○疏曰説文云鳶鷙鳥擊小鳥故為貪殘○釋鳥曰鳶烏醜其飛也翔○郭璞曰布翅翱翔○山陰陸氏曰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曲禮云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鳶鈍者也以風作之則高飛昔墨子作木鳶飛二日不集列子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是也今人乗風放紙鳶○箋曰戾至也

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三章言作人之妙也興也鳶飛至天魚躍其淵言天壤之内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遐不作人乎言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遐言作人之久也作之以豈弟是性天感發之妙自有手

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惟久於其道者能之非意氣鼓舞於一時之暫也作人又解見棫樸○李氏曰抱朴子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謝氏曰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詩記曰作人之盛至於鳶飛魚躍非積累熏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益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朱氏曰子思云言其上下察也借此以形容道體周流充塞天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動靜之間無往不造其極無有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其旨深矣

清酒既載卯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清酒有考見信南山○箋曰載謂已在尊中也○今曰載猶

盛也盛平聲　騂牡既備騂息營反○疏曰騂牡赤牡之牲也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凡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騂牡蓋以色自別耳○今曰充人及祭義凡祭祀之牲皆擇而養之三月備者豫備也非牲酒齊酸取具臨時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景太也

四章述祭則受福也文王既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清潔之酒既載之於尊中赤色之牡牲既已豫備以之獻享以之祭祀使先祖歆饗之而助之以大福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清酒騂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降之以福

瑟彼柞棫程子曰瑟密茂之狀○柞棫解見緜民所燎矣燎音料○今曰箋以為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不若錢氏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辭也熂音餼芟草燒之曰熂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去聲○箋曰勞來猶言助佑

五章言受福之本也興也柞棫瑟然密茂則民取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岐山柞棫斯拔亦所見之實也○一說此柞棫之茂盛其長育之者非一日故民得以為薪燎之用猶文王之得福由其先祖之積累也

莫莫葛藟朱氏葛覃傳曰莫莫茂密也施于條枚施音異○葛覃傳曰施移也○箋曰葛藟延蔓於木之枝本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汝墳傳曰枝曰條幹曰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六章明求福之心也興也莫莫然而密茂者是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豈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詩緝卷二十五